

给苏超借“笔画”的不只是克州

去年苏超比赛期间，江苏对口支援的新疆克州，靠着全名笔画多的梗火了一把。

笔画不够怕什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也可以来“支援”。伊犁，也是江苏援疆的主阵地之一。

江苏与伊犁的缘分，穿越两千年时光。细君和解忧，两位远嫁乌孙（今伊犁一带）的汉家公主，一个来自江都（今扬州），一个来自楚国（今徐州）。

走进江苏援建的伊犁州博物馆新馆、那拉提河谷草原的细君公主广场，你会看到2000年前两位公主的“援疆”往事。她们用一生完成的“笔画”，成为家乡文脉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徐梦云/摄

扬州姑娘细君公主 把悲愁写成诗

细君公主是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和亲公主，也是扬州第一位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和作品的女作家。《悲愁歌》是她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一。她的故事，是《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里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笔。

这位江都公主的身世颇为坎坷。父亲是江都王刘建，因谋反自杀，她从小在长安长大。元封年间，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对付匈奴，挑选她以皇室公主的身份嫁给乌孙昆莫，也就是乌孙王。

汉武帝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而且每年都会遣使问候。乌孙也准备了当地的天马，作为迎娶公主的聘礼。天马“远嫁”中原之后，改良了中原的马种，提升了骑兵作战的能力。

乌孙昆莫以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左夫人则是一位匈奴公主。到了乌孙，细君面临重重困难：语言不通，

昆莫年老，饮食起居全然不同。心中的悲愁，她写进了诗里：“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zhān)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更大的考验来了。昆莫年老，要按乌孙习俗把她嫁给孙子岑陁(zōu)。细君难以接受，上书汉廷，得到的回复是“从其国俗”。她只能从命。

《汉书》记载：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岑陁者，官号也，名军须靡。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

随公主出嫁的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既是一支后勤保障队伍，更是一支担负维护汉朝与乌孙友好关系的使团。细君公主为乌孙带去了大汉文化和生活方式。据说琵琶的发明也与她有关——“故老云：汉送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作之”。



伊犁州博物馆里的蜡像

徐州姑娘解忧公主 在西域活成传奇

细君公主为军须靡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少夫）后不久便郁郁而终。她去世后，解忧公主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解忧是楚王刘戊的孙女，汉武帝将她续嫁给军须靡。

解忧与细君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罪臣之后”。她的祖父刘戊是楚元王刘交之孙，也是“七国之乱”的主谋之一，兵败自杀。但与细君不同，解忧在乌孙生活了长达50年之久，不仅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更成为汉朝与乌孙关系的定海神针。

解忧不是孤军奋战，她还拥有一个好帮手——侍女冯嫫(liáo)。冯嫫“能史书，习事”，精明能干，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军，史称“冯夫人”。

军须靡去世后，解忧公主又嫁给继任者翁归靡。她为这位乌孙王生下三子两女：长子元贵靡为乌孙大昆莫，次子万年为莎车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将军，长女弟史为龟兹王后，次女素光为若呼翎(xī)侯之妻。

解忧公主经常派遣子女赴汉，学习汉文化。弟史曾“至京师学鼓琴”，将中原汉文化带入乌孙和龟兹。龟兹很喜欢汉家制度，还效仿

汉礼仪、建宫室。

在解忧的努力下，西汉对西域诸国的政治影响逐步加强。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

汉文化乃至汉文明给乌孙带来了巨大冲击，加速了其社会形态转型。乌孙冶铁技术原本落后，后来“颇得汉巧”，在军用和民用领域都实现了产业升级。军器得以改进，战斗力从“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提升为“三而当一”。在伊犁昭苏县，曾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铁犁铧。这件不起眼的农具，无声地印证着两位汉家公主远嫁时带来的中原农耕文化。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70岁的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这一年，她带着三个孙子孙女回到长安，两年后辞世。

《江苏地方文化史·徐州卷》评价：“综观解忧公主一生，为大局能忍常人所不忍之恶俗，为国家能立常人所不及之奇功，颇有丈夫气概，堪为女中豪杰。彭城女儿解忧公主是徐州人的骄傲，受到历代徐州人民的敬仰。”



细君公主广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河谷草原核心区



2000年前，两位公主远嫁乌孙，架起了中原与西域沟通的桥梁。

今天，江苏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历史的伏笔正在续写。

2026年4月，苏超“战火再燃”，今年又会是谁需要借笔画呢？如果克州不够，记得还有伊犁。



《江苏地方文化史·扬州卷》



《江苏地方文化史·徐州卷》



请用**文明**
尺子丈量自己